



关注“当下” 写作“当下”

李新勇长篇小说《风乐桃花》被列入中国作协2015年度重点扶持项目篇目

本报讯 记者自市作协了解到,我市李新勇的长篇小说《风乐桃花》被列入中国作家协会2015年度重点扶持项目篇目。

自中国作家协会征集2015年度重点扶持项目以来,重点扶持办公室共收到2015年度重点扶持项目推荐选题451项。经专家论证和书记处审核,确定入选选题106项。据悉,入选篇目包括长篇小说49项,报告文学、

纪实文学29项,诗歌5项,散文9项,理论评论3项,儿童文学1项,网络文学10项。其中“中国梦”主题专项20项,“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专项21项。

李新勇的长篇小说《风乐桃花》共25万字,由八部中篇组成,分开,可各自独立,合则浑然一体,因此,此书具有文体实验意义。作品采用全新的“车厢式”结构形式,使角度不断变换,形成了交叉视角,多角度展示人物的性格和悲喜

效仿的命运,拓展了长篇小说的承载能力,充分展现了长篇小说的巨大容量和文体张力。

目前,该著作已全部完成,已在《上海文学》、《小说月报原创版》等发表了7个中篇,剩下一个也即将发表。该作品描述了粗枝大叶的李风乐和精细完美的顾红桃这一对性格完全不同的夫妇,为了爱和幸福,两个人一辈子都在不停地忙碌,不停地付出。看似摆平了许多事

情,孰料,揽下的事情越多,犯下的错就越多,遭受的怨气也越多,受到的伤害更多。他们为此迷失,为此彷徨。作品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是一部关注当下、关注普通人命运的长篇小说。小说人物形象鲜活,笔法灵活,妙趣横生,在不经意间,考量了当代社会价值,揭示当下复杂的人性,是一部接地气、有思想、内涵丰富、好读有趣、体现中国精神的长篇小说。(艺文)

市第二届少儿珠心算比赛圆满落幕

日前,启东市第二届少儿珠心算比赛圆满落幕。

此次比赛分一、二、三年级三个组别,共90名学生参加,在珠算、看心算、听心算三个类别的比赛中展开激烈角逐,共评出一、二等奖共33名,个人全能奖5名。杨春花、彭小霞、卫佳男三位老师被评为优秀指导教师。



大同村小学开展集邮文化进校园活动

“薄薄一张纸,四边细牙齿,两地朋友要谈心,必须请他当差使”、“小小一幅画,无脚走天下,寄信必用它,无它信不发”。两条谜语一出,孩子们举着小手,争先恐后地回答!大同村小学“集邮文化进校园活动”拉开了帷幕。6月5日,在大同村小学教室里,三、四、六年级的孩子们集聚一堂,他们认真倾听着邮政局黄帅帅老师的讲解,欣赏着视频中邮票里的小故事,注视着PPT里闪过的图片和邮票,眼睛里充满了好奇。

活动中,黄帅帅将邮票的功能、历史、发展等一一讲述给孩子们,学生听得认真,老师讲得用心,不时地互动,还有明信片、贺卡等奖励,课堂气氛异常活跃。

大同村小学校长施月说:“以前学校曾多次组织学生参加邮局举办的书信大赛,但这种面对面的讲课、讲知识还是第一次。这不仅让孩子们了解了邮票的知识,还让他们知道,除了电话、短信,还有一种情感交流的方式——书信,这对规范他们的书写格式,提高写作能力,了解邮票文化大有裨益。老师和孩子们都很欢迎。”

邮票素有“小型百科全书”之称。“受教育于课堂之外,长知识于邮乐之中”。一枚枚小小的邮票,囊括了天上人间,世间万物。人们通过她可以直接或间接学到很多知识。人们在欣赏邮票的时候,可以通过邮票上有关政治、经济、历史、地理、艺术、科技等的直接内容,掌握一些知识,有时,为了弄清邮票上的图案、文字或历史背景,还会通过书籍、网络查找资料,无形中便会增长更多相关的知识。为培养少年儿童独立能力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为学生搭建一个深化学习、强化实践、创新发展的教育平台。

黄帅帅的邮文化知识讲座,根据不同年龄段,学生心理成长角度考虑,充分利用集邮文化中对于自然科学、社会发展的有力传播记载,激发青少年学习兴趣,培育独特的校园文化,开创以集邮文化建设为契机的素质教育。讲座接近尾声,邮政局的叔叔阿姨动员大家参加父亲节主题活动,可以自己设计邮票,通过老师传给邮政部门,邮政部门将进行评选,用印有明信片、个性化邮票等邮品,分别奖励获奖学生。

此次活动,向大同村小学的学生宣传了邮票的发展历史,让孩子们了解与生活息息相关的邮政知识,透过一张张小小的邮票,孩子们了解了历史和年代的变迁,有利于进一步传承邮票文化、传递集邮乐趣。

爱上阅读 书写梦想

20多名市民在读书征文活动中获得表彰

本报讯 由市新华书店与图书馆联合发起举办的“爱上阅读,书写梦想”主题读书征文活动圆满结束。6月13日,20多名读书爱好者在市图书馆接受表彰。

为提升居民综合阅读率、提高城市文化品位和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今年3月新华书店与市图书馆向市民发出的“多读书,读好书的倡议”,并联合举办了“爱上阅读,书写梦想”的主题征文活动,向市民了《百年孤独》、《水浒传》、《假如给我三天光明》等十本经典著作,并向全市征集读后感。征文通知发出之后,得到了各行各业读者的积极响应,纷纷投稿分享自己的读书体会,其中不乏年逾古稀的老人及在校读书的青少年。截至4月底,共收到征文近百篇。征文结束后,主办方还专门邀请了专家组成评委会对全部来稿进行评审,共评选出一等奖3名、二等奖5名、三等奖8名、优秀奖10名。

当日颁奖活动结束后,几位征文获奖选手还纷纷上台畅谈自己的读书体会。会后主办方还邀请了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市文联副主席李新勇为大家作了“阅读点亮梦想,创作照亮远方”的文学讲座,睿智、风趣的演讲风格一下子带动了现场气氛,大家纷纷表示,以后这样的活动多多益善。(艺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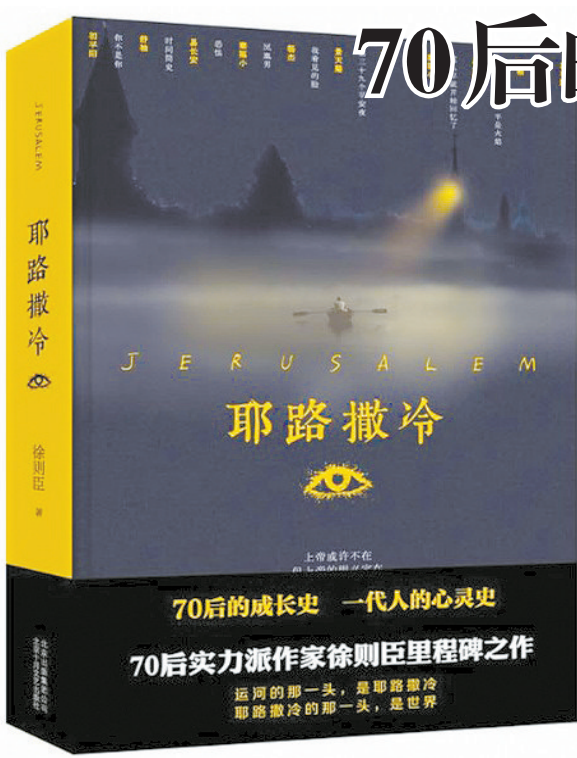


摄影 姜新春

悦读汇

耶路撒冷:

70后的成长史 一代人的心灵史



河边一座摇摇欲坠的斜教堂外,听见一个文盲老太太独自在里面一遍遍地念叨:耶路撒冷。初平阳一直以为是这个词的汉语发音足够动听和神秘,才让他多年来念念不忘。直到博士毕业前夕,在一个从以色列来的犹太教授的追问下,他才发现,自己对耶路撒冷的向往,不仅源于汉语发音的诱惑,更是内心隐秘多年的忏悔和赎罪之结……

作者简介

徐则臣
1978年生于江苏东海,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居北京。

著有《午夜之门》《夜火车》《跑步穿过中关村》《居延》《把大师挂在嘴上》《到世界去》等。

部分作品被翻译成德、英、日、韩、意、蒙、荷等多种语言。

曾获庄重文文学奖、春天天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等。

2009年赴美国克瑞顿大学(Creighton University)做驻校作家。

2010年参加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IWP)。

媒体评论

徐则臣已然是70后作家的突出代表,他的小说自由而自然,却能穿过纷扰的现象,敲打生活的要害。驳杂、饱满、有内敛的力道。他总能贴着生活的边缘走,开掘出一条弯曲却执拗的属于自己的路径,这回要走到很远,走到“耶路撒冷”。这部作品显现出徐则臣不同寻常的气象,他无疑会成为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小说家。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

出现徐则臣,在今日中国文学写作的语境里是一个值得心中暗喜的信息,它从学院传出来,意味着中国文学被忽视甚至部分地或者说曾经断裂的学院写作的传统有了新的生机。

——《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

徐则臣的写作,已经充分显示了一个优秀小说家的能力和气象:他对充满差异的生活世界具有宽阔的认识能力,对这个时代的人心有贴切的体察;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具有充分精神和艺术准备的小说家,他对小说艺术怀有一种根植于传统的正派和大气的理解,这使他的小说具有朴素、雅正的艺术品格。

——评论家李敬泽

徐则臣的《耶路撒冷》在我看来就是接近理想的长篇小说。这部小说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建立了自己的格局与视角,我们通过他的格局与视角看到了一个完整的立体的世界,世界或现实再复杂再无序,也会因为小说家赋予了某种独特的形式,而让我们得以窥到某种内在的秩序。

——作家宁肯

徐则臣的写作敏锐、正直、宽阔。他的小说,正视人类经验的复杂,体认卑微人生的艰难,也珍视个人成长史上的创伤记忆对自我的影响和塑造……

——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授奖词

书摘欣赏

她说的是村子里空了,年轻人都出门打工,到南京、上海、深圳、广州、苏州、宁波和北京。待在家里的都是老弱病残,每天通过电视、电话和手机短信想象远在世界上的人。尽管他们和我妈一样,头脑中缺少完整的中国和世界地图,但所有人都接受了这一事实:到世界去。必须到世界去。如果谁家的年轻人整天无所事事地在村头晃荡,他会看见无数的白眼,家人都跟着为他羞愧。因为世界早已经动起来,“到世界去”已然成了年轻人生活的常态,最没用的男人才守着炕沿过日子。

……

生存固然是我们活着的第一要务,不过我们一定也知道,在当下无旁骛的年轻人中,出门、出走、到世界去,毋宁说源于一种精神的需要。通俗的说法是:出门透透气。天下氧气的成分都一样,一口气吸下去你不会比别人抢到更多的负氧离子,你抢到的只可能是更多的一氧化碳、二氧化碳、工业废气和汽车的屁。比如北京,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城市里,污染程度超过它的没几个,我和四条街上的伙伴们还是烈士一般端着脑袋去了。我们在北京的天桥上打着被污染了的喷嚏,然后集体怀念运河上无以计数的负氧离子,怀念空气的清新鲜冽如同夏天里冰镇过的王子啤酒,但是怀念完了就完了,我们继续在星星稀少的北京,而在花街,每个夜晚你抬头,都会看见幽蓝的夜空里镶嵌了无数的水晶。北京不宜人居,但它宽阔、丰富、包容,可以放得下你所有的怪念头。所以,说“透透气”的时候,我们的谈论对象不是两页肺,而是大脑。

生活可以很苦,住地下室,吃盒饭,出了门照样乐乐呵呵。我朋友的朋友,在北京付不起房租,自己用钢条、泡沫和防水材料做了一颗巨大的蛋,有床铺、书桌和简单的洗漱设备,关上门百无禁忌,他活在创造的快乐和对未来美好的幻想里。我朋友的朋友的朋友,弓腰驼背挣了两年的钱,揣在兜里去了西藏,每天除去吃睡,专职围着八角街转圈子。他说转街时自己变成了一朵云,转得越久,精神上的杂质越少;一年过去,他重新作为一个最穷的人,眉毛胡子长到一起回来了,声称挣下点钱回去。

到世界去。我忽然想起花街上多年来消失的那些人:大水、满桌、木鱼、陈永康的儿子多识、周凤来的三姑娘芳菲,还有坐船来的又坐了离开的那些暂居者。他们在某一天突然消失,从此再也不见。他们去了哪儿?搭船走的还是坐上了顺风车?
……

称“凶”未必凶

一提到“凶”字,大家习惯上总会把它跟恶、毒、厉害、灾难、丧败等等联系起来,连还未发生的祸事苗头也被冠上个“凶”字,叫做“凶兆”。总之,“凶”找到你,总是你遇到不幸,触了霉头!但在“沙地话”里却有例外。“凶”,有时不但不恶毒,且有点温情脉脉的滋味。

请看:打听年事已高,平时健康情况并不太好的长辈近况时,沙地人不是常这样说:“老人家凶勿啦?”

不是常有人在菩萨面前这样祷告:“求求菩萨保佑我俚一家老小平平安安,凶凶健健,避祸消灾……”

去医院探病,听到有人这样评述:“碰到这样子重病,不要说伊平常身体就不大好,就是我俚凶人也吃勿消!”

三段话里,都用到了“凶”字,而这些“凶”均不含恶、毒、灾难之类意思,在这语境中,沙地话里的“凶”字变成了“康健”的意思。

“凶”会如此转换语意,除“沙地话”外,实在少见。

这“凶”是由“厉害”(如:“这风刮得好凶”,“凶”,意即“厉害”)转义为“有劲”,再由“有劲”转义为“康健”,辗转演化而来,这就少见。

